

社会主义好

(学习资料汇编)

长沙市第二中学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1)
-----	-----

一、眼底繁华 心头悲苦

香港观感	卓 芬 (1)
我在香港的七个月	吕 芳 (5)
我为什么不愿留在香港	严海鸥报告 高叙法整理 (13)
在表面繁华的背后	
——港澳同胞谈香港	赵顺章整理 (16)
还是社会主义祖国好	胡文龙 (20)

二、树高千丈 叶落归根

千里访祖籍 隔海望亲人	
——武汉市台湾籍同胞游览 祖籍福建散记	江中联 (26)
在祖国怀抱里成长	
——记厦门市几位台籍青年	任永祥 (30)
祖国今日更可亲	
——访不久前从台湾归来的 朱达君老先生	刘 润 (33)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

—— 106岁华侨李莅宗谈

回国定居的感受 朱克真记录 (37)

三、黄河添锦绣 蜀道上青天

两千元与二十元.....徐大领 (40)

黄河两岸添锦绣.....

—— “悬河”纪行 邓修身 (44)

今日蜀道上青天.....

——四川铁道建设三十年来
的巨大变化 董维张 飙 (47)

家乡新貌.....许东阳 (50)

三十年巨变.....

——华侨、港澳同胞、外籍
人士访华观感 钟 侣 (53)

四、透过现象 认清本质

从根本上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北京日报评论员 (58)

怎样看待社会上的阴暗面.....戴 海 (64)

阳早和寒春的儿子阳和平谈:

在美国生活的五年 程明琨 侯慧男 (67)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恶性循环.....孙尚清 (73)

一张英国工人的工资单.....文汇报 (78)

谈香港和上海工资收入和生活开支对比·····	北京日报 (80)
社会主义制度好·····	林基海 (85)

五、坚信自己 坚信未来

你们是中国魅力·····	
--------------	--

——法国朋友戴妮丝答复

中国青年的一封信 戴妮丝 (90)

返美探亲见闻·····	李敦白 (95)
-------------	----------

我的留美经历·····	
-------------	--

——写给祖国的青年朋友们 於梨华 (107)

做一个堂堂皇皇的中国人·····	
------------------	--

——给祖国青年朋友的信 王昌煦 (121)

六、从现在做起 为四化献身

写在新长征起步的时候·····	苏 敏 (132)
	刘锦庭

献给祖国一份出色的答卷·····	
------------------	--

——记上海市1979年高考第

一名获得者 应志强 章成钧 (138)

重返祖国 献身四化·····	遇 静 (143)
----------------	-----------

神州强盛赤子心·····	
--------------	--

——访海外归国定居的几位

青年科技工作者 张文涛 (148)

韩素琴

祖国，您的儿女回来了.....

——访刚从美国归来的青年

研究员欧阳本伟和助理

研究员李镜莲 肖 岗
沈全梅

(153)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赵浩生(158)

代 结 束 语

信仰、信心与四化.....陈正奎(166)

补 充 材 料

同祖国青年谈心.....

——怎么看美国的先进和富有 李惠英 (168)

前 言

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主义好”的思想教育活动，我校汇编了这本学习资料。

文章均选自最近报刊。作者有教师、学生、科学家、新闻工作者、工农群众；有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归国华侨、美籍华裔；还有白发飘萧的法国老友，风华正茂的美国青年。他们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各个不同侧面，鲜明的对比，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真理：社会主义好，热情地歌颂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前景。更可贵的是：他们中有些人毅然地放弃了国外的富裕生活，优厚待遇，回到祖国怀抱，要把自己的知识、才能、青春、生命完全献给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

让我们把这些文章作为一面观察世界、透视社会的镜子，把作者热爱祖国、热爱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振奋精神，坚定信念，刻苦学习，认真工作，为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

时间匆促，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一、眼底繁华 心头悲苦

香 港 观 感

卓 芬

由于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到了阔别三十年的香港。旧地重游，无限兴奋。三十年的岁月匆匆流逝了。祖国的河山起了巨大的变化，香港也起了巨大的变化。

三十年前的香港，只不过是一个以贸易为中心的转口商港，纺织业、针织业等轻工业并不突出。很多产品的质量和样式，还不及上海货美观；至于城市建设，诸如大洋楼、大公寓、大酒店也不及上海豪华。现在变了，香港已变成一个工商业和金融业相当发达的现代化城市。

这个面积只有一千零四十六平方公里的港岛，人口已从三十年前的二百万增加到将近五百万。人口密度，远远超过上海和天津。香港地区虽小，但它却成为世界性的市场，金融市场日趋国际化，香港的一百零一家银行中就有五十四家外资银行。它已成为亚洲金融市场的中心，也是世界三大黄金市场之一，仅次于伦敦和苏黎世。在工业方面，它的服装制造业、玩具业、半导体收音机、手表，在资本主义市场上，有的居于第一位，有的居于第二、三位。港制手表，一

九七八年出口数量，超过瑞士和日本。居世界第一位，手表出口总值则居世界第三位。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三十年来增长了四十多倍。

建筑业也随着工商业的繁荣而突飞猛进。据统计，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四年间，建成大小洋房及整幢洋房共有七万七千零五十五个单位。但到目前为止，住房仍然供不应求，新建楼房不得不向高空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市内盖房已无空地，只好向海要地，开山填海造房。跑马地从前原是个幽静的住宅区，山林道一带有些阔人住的洋房，还有二三条小街，有住宅和小商店。现在小街和旧楼房都已消失。新开了几条马路和天桥，建了不少高大楼房，原来的养和医院也扩大了。这里曾是我的故居，原想再看一眼，然而已无处寻觅。只见菜市场的一个小店，招牌是“景光号”，依稀还可辨认当年景光街的痕迹。

香港的旅游业在太平洋地区居于第二位，仅次于夏威夷。新辟了一些游览区，从古代封建式的“宋城”（仿宋代开封），到最现代化的海洋公园，都具有特点。海洋公园最吸引人的是黄筑坑山顶的水族馆，它是世界上具有相当规模的海洋水族馆之一。由于天然条件好，海洋公园种植了奇花异卉，又可以利用自然的海水培养水族，开辟水獭池。公园的架空缆车也是现代化的，有点儿象鸟笼，完全自动控制；每一车乘满六个人便自行关闭，悬空驶向山顶。

香港虽是一个弹丸的都市，但它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缩影。一方面工业技术相当进步，城市建设有计划地发展，工作效率也相当高，这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它却集中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黑暗面。解放前人们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

现在的香港较诸当年的上海更是冒险家的乐园，赌彩票、赌马票、倒黄金、买卖地产，多少人就在这国际性的大赌场上一会儿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一会儿又破产倒台，成为囊空如洗的穷光蛋。这些人不过是翻腾在金涛银浪中的独木舟，整天提心吊胆，虽有丰富的物质享受，却得不到片刻的内心安宁。大概根源就在这里吧！社会上杀人越货、殉情自杀，层出不穷，至于白昼抢劫更是司空见惯。每天打开报纸，使人触目惊心，比之三十年前更为严重！

香港人民的生活水平似乎提高了，不少市民的家庭有电冰箱、电视机、电锅、电风扇等用具。但是由于通货膨胀，高物价、高利息、高房租，收入低的家庭生活并不好过，特别是因为香港当局采取高地价的政策，促使楼房价格和房租猛升。过去说香港是“尺土寸金”，现在则有“寸土尺金”之谚语。高房租使人民生活受到极大威胁，一个五口之家，租二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房租最低每月需要港币近二千元。衣着虽然便宜，但副食昂贵，三十年前我们在那里做地下工作时过着供给制的生活，每月四十元港币的生活费，在家开伙就可以吃饱饭；现在在饭馆吃饭每人每月就要港币七八百元，在家吃饭，每月每人伙食最少也要二百元以上。而职工每月收入，低的一般只有港币一千元到一千二百元，高的一般是二千五百元到三、四千元。因而多数职工生活也很难过。

有人把香港当作“天堂”，甚至向往它，实际上香港人（有钱的人家除外）在“三高”的压力下生活是沉重的，有时还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它迫使很多人去追求金钱，满脑子只有一个钱字，精神上空虚到了极点。旧地

重游，使我不但看到香港的外表，而且更深一层了解到它的本质。这就使我倍感到社会主义祖国的可爱，因为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虽低，但生活是有保证的，同时有远大的理想在鼓舞着我们每个人一心搞四化，精神境界是那里的人们所无法比拟的。

香港的繁荣是在六十年代开始，算起来也不过二十年。我们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特别在党的三中全会之后实行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策，得到几亿人民衷心的拥护，只要我们脚踏实地，按照客观规律来搞生产建设，相信用二十年的工夫，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不仅物质上丰富，而且精神上也是丰富充实的国家。

（原载1980年4月24日《北京日报》）

我在香港的七个月

吕 芳

《浙江日报》编者按：吕芳老师去年在香港住了七个月，亲自尝了尝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滋味，终于不愿继续住下去，回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

吕芳同志的这篇文章，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朴实无华的笔墨，记录了她在香港的生活经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真实情景。这是一篇很生动、很有说服力、很有教育意义的文章。我们相信，读了这篇文章，对于经历过新旧两种社会的老一辈人，对于生长在新社会、从未见过资本主义社

会的新一代人，都是会有启发的。

我是一个中学教师。我爱人是印尼华侨。去年二月份，他申请出国治病，我陪他到了香港。我在香港住了七个月，再也不愿继续住下去。因为……

这里是另一个世界

我初到香港的时候，感到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到处是遮天蔽日的高层大楼，高的达五十几层，一般的也有二十几层；立体交叉公路凌空而起，盘旋环绕在高层大楼之间；数不清的大小汽车在公路上一辆接一辆，川流不息；大街上，各种店铺鳞次栉比，橱窗里陈列的商品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来往的行人也大都衣冠楚楚，中小学生还穿着整齐的校服。入夜以后，各个建筑群落上的千万支霓虹灯闪闪烁烁，发出奇异的光彩，使香港变成了一座不夜城。当时我不由得想，这真是一个繁华的世界啊！

过了几天，我们在香港的亲戚请我们到一家餐厅吃饭。在餐厅里，我发现所有的招待员，不是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就是五十岁开外的老妈妈。她们都涂着唇膏，戴着项链，穿着高跟皮鞋和裹得紧紧的旗袍，看上去十分刺眼。当时我心里一震：这种打扮，同她们的年龄不是太不相称了吗！在内地，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正无忧无虑地读书；这样年龄的老妈妈已经过退休生活。而在这里，她们的青春和晚年却是如此黯淡。我开始感到，香港这个繁华的世界，正象那耸入云霄的高层大楼一样，朝阳的一面富丽堂皇，阳光照不到的一面却是一大片灰暗的阴影地带。

高昂的生活费用

在香港，一个“打工”（普通工人）的日工资为二十五到三十元（港币，下同），加上加班工资，每月可收入一千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三百多元。照说，这样的收入不能算低，但许多家庭仍然过得很拮据，往往入不敷出。这是因为香港生活费用高昂，收入多，开销也多。内地有人看到香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相当便宜，就以为那里的生活水平高得不得了。其实，香港的某些高档消费品虽说价格低廉，但生活必需品却大都贵得要命。拿食品类来说，包心菜三、四元一斤，青菜四、五元一斤，冻肉十二元一斤，排骨十八元一斤。有一次我买了三只番茄，花了六元多。这样看来，用不同的参照物来衡量香港的生活水平，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个“打工”用半月工资可以买架电视机，但是用一天工资只能买五、六斤青菜。人可以不看电视，青菜却是天天要吃的。我的突出感觉是，在香港，买台电冰箱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能往电冰箱里放些什么吃的东西。当时我的电冰箱里多半是放些汽水。

在普通香港人的家庭账簿上，开支最大的要数房租。十平方米的一个房间，月租金高达五、六百元。仅此一项，就要占去一个“打工”月工资的半数。大部分劳动群众的住房都十分狭小，只有十几平方米。宽敞点的房子不是租不到，而是住不起。我去过一个“打工”家。她全家六口人，住房仅十一平方米。一张双人床就占去了房间近一半面积；还有张尼龙床，直顶到房门口，房间里空出来的一角，放着一台电冰箱，电冰箱上放着电视机。电视机上放着电风扇。我走

进房间的时候，主人的小男孩正伏在床上做功课。还有一个“打工”告诉我，前些年他们家租不起房子，只好拾些破铁皮，在别人家屋檐下搭一个睡觉的地方。冬天，冷风呼呼地吹进去，大人睡在最外边，为孩子们挡风。

除房租外，香港其他方面的费用开支也是很大的。当地实行强迫教育，中小学不收学费，但学生每学期要交近千元的书费，每年再做两套校服，还要花几百元。不少家庭拿不出这笔钱，只得让子女早早停了学，去做童工。有些学生白天上学，晚上找些零活干，以贴补家用。至于上大学，那是大多数劳动人民子弟难以实现的梦想。象香港大学这一类的高等学校，每月光学费就要几百元，讲义费还远远超出这个数目。大批有才华而又学习成绩优异的青年人，因为付不起学费和讲义费，而被永远关在大学的门外。为了装潢门面，当地也开设了一些公费医院，但医疗质量极低，经常发生医疗事故。我弟媳告诉我说，她有一次去看病，挂的是第二十八号，可医生仅用二十四分钟就看到她了，而且没容她把病情讲完，已经把处方开好了。由于对公费医院不信任，大多数人都到私人医生那里去看病。私人医生收费极高。我的一位邻居患感冒，私人医生给他开了几片安基吡啉，却收了一百元。香港和澳门的不少人都设法到广州看病，虽说花点路费，但也划得来。

香港不但生活费用高，而且物价三天两头往上涨。有一次，我打算买一只带盖的塑料水桶，头一天去问价钱是十六元，过了一天已是十七元五角。更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有时候乘公共汽车出去，等回来的时候，车费已经涨价了。世界性能源短缺发生以后，香港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物价更是扶摇直上，造成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当局又火上浇

油，从去年五月份起，对年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人征收千分之五的人头税，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

艰难的谋生斗争

我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维持生计，去一家玩具厂做工。我真没想到在香港做工是那样紧张。一上班，就要象机器零件那样飞快地运转，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到下班的时候，我总是精疲力尽。而同厂的一些“打工”，为了养家活口，下班后还要到另外工厂再做一班。有个女工，家里有四个孩子，丈夫是个摆馄饨摊儿的。她经常是做完八小时的班，再加四小时的班，然后赶回家去帮助丈夫卖馄饨，直到第二天早上三点多钟，才能稍稍睡会儿。而八点钟以前，又要赶到厂里上班。为了不在工头面前露出疲倦的样子，她在上班前，总是先买一大杯浓浓的咖啡喝下去，借以刺激精神。我既同情她，又为她担心，她这样下去，有多少日子好活呢！

“打工”是生不起病的。一生病，便没有分文收入；长期生病，连饭碗都保不住。有的“打工”尽管患有严重的疾病，但为了保住饭碗，仍硬撑着工作下去。我认识一家喷漆厂的一个青年“打工”。他患有肺结核病，喷什么颜色的油漆，就咳出什么样的痰来。我劝他找工头讲一声，调换个工种。他苦笑着对我说：“我是一直瞒着工头才能做到如今。要是工头知道我有病，早就把我一脚踢出去了。”

许多“打工”都是从小做到死。我做工的那家厂里，有十几个六、七十岁的老爷爷和老妈妈，每天也象小伙子大姑娘一样一刻不停地做活。当他们快要做不动了的时候，也就快要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了。而在老板看来，他们只不过是

磨损得无法再用了的机器零件，换上一个新的就是。

谋生的艰难，迫使一些纯洁善良的人们走上了歧途。我到厂里做工后发现，有几个青年女工，一下班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匆匆赶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后来其他女工告诉我，她们是做“飞女”、“捞女”（卖淫的意思）去了。这使我回想起初到香港的时候，看到报纸上登有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的广告，招聘年龄在十六岁到二十六岁的女子，工资预付，每小时几十元。当时看不明白为什么报酬如此优厚。亲戚告诉我说，这种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是妓院。一些生活贫困，走投无路的年轻女子，被迫到那里出卖肉体 and 灵魂。

去年五月份，越南难民大量涌入香港，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衣食无着的难民，做一天活只要十元钱。于是，老板们纷纷解雇原有工人，雇用难民；有的则大幅度降低原有工人的工资。香港这个“自由世界”真是太“自由”了！劳动群众有寻找工作的“自由”，老板们也有不雇用和任意解雇的“自由”，说到头，只有资产阶级剥削和压榨劳动群众的“自由”。

深刻的阶级差别

没有去香港之前，曾听说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狗餐厅、狗医院，当时半信半疑。到了香港以后，才知道当初听说的都不是虚传。香港不但有狗餐厅、狗医院，不少老板还专门为狗雇了保姆，象照料婴儿一样地精心照料。

连狗都是如此地养尊处优，狗的主人们过的是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许多老板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有的每月换一部小汽车，一餐饭吃掉几千元。在豪华的别墅里有自己

的游泳池，自己的高尔夫球场。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标题是《穷鬼见了害怕》，写一个大老板造一只浴缸，花了三十几万元。这笔钱，足够一个“打工”过一辈子。

而有些穷人连老板们的狗也不如。在高速公路的交叉处，经常可以看到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他们无依无靠，到处飘零，在包装纸上睡觉，在垃圾箱里拣衣服穿，拾东西吃，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最后命运。有一次我在公园里遇到正在行乞的母女俩。面容憔悴的妈妈拉着胡琴，十来岁的女儿唱着凄凄惨惨的小曲。那小曲我十分耳熟，解放前上海街头的乞丐唱的就是那小曲。一时间，我似乎又回到了解放前的上海。

这种深刻的阶级差别，是由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造成的。香港和九龙之间，早先靠轮渡相通。后来，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下开凿了海底隧道，大小机动车辆可以风驰电掣地对开。但是，每行驶一趟都要付钱，因为这是老板的私人财产。

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是资本的主人，广大劳动群众则是资本的奴隶。香港的“上流社会”公开把人分为五等，“打工”是最末一等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我做工的那个厂里，老板从“打工”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同他打招呼，因为否则会使老板觉得有失身份。“打工”们在做活的时候，动作稍慢点或是聊几句天，就会立刻受到工头的训斥。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工头踢翻了一个女工坐的凳子，恶狠狠地骂她“笨猪”。香港“打工”的地位，同国内工人的地位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回到故土的怀抱

在香港，我遇到不少内地去的人。其中一些人日子过得

很不如意。同我一起在玩具厂做“打工”的，有内地去的教师、医生、药剂师等，大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空有一纸大学文凭，而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稍微象样点的工作。因为在香港找工作，虽然也靠实际技能，但主要靠背景，靠门路。同厂的一个某师大化学系毕业生对我说：“这里大学生有啥稀奇，上个月有个大学教授就在楼下烧炉子！”

有的人去香港的时候抱着美妙的梦想，但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原来的梦想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认识一个福建姑娘，她由于羡慕香港的生活，与一个四十多岁的香港男人结了婚。婚后，男方要她留在内地，但她执意要去香港。去了以后才发现，男方在那边早就有老婆孩子了。有不少出去的人感到后悔莫及，有的想再回到内地来。有个偷渡过去的广东小青年对我说：“我在这里受罪受够了，做工累得半死不活，还处处受人歧视。我宁肯回去劳改两年，也要回去！”后来听说，他真的回来了。

我在香港期间，靠亲戚的接济，生活上是完全过得去的，家里电视机、电冰箱等样样齐备。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形形色色的怪现象和乌烟瘴气，使我感到窒息。我的亲戚曾劝我放弃在内地的的工作，在香港定居。我没有答应。因为我不愿意离开哺育我长大成人的人民，不愿离开我所热爱的教育事业。我还想到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们如果生活在这人欲横流、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于是，我带着两个孩子回来了。

（原载1980年5月8日《北京日报》）